

株珠网报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5年12月28日 星期日

乙巳年十一月初九

第24216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

连续出版物号

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株洲风物

寻访狮形岭

王志勇

每一片厚重的土地，似乎都蛰伏着一种亘古的精魂，引得后人长久地仰望与追寻。

位于醴陵市左权镇境内的狮形岭，便是这样一方形胜之地。这里脚踏三县（区），西北接渌口，东邻姚家坝。两座山峰并肩而立，势若雄狮，左公右母，威仪天成。在漫长的行政区划变迁中，山名演化为村名，狮形岭也就此成为这片土地的图腾。

狮形岭的传奇，始于那条隐没在时光中的古官道。老辈人常说，狮形山扼守仙霞与姚家坝之咽喉，是通往江西的必经之路。相传古时修筑官道，每当民工白日里辛苦挖开路基，入夜后那两座状如狮身的山峰便会诡异地“合拢”，将道路阻断，复原如初。人们惊恐无措之际，一位路过的乞丐道破天机：此二山乃狮形显灵，夜间相会，山路自合。若要路通，须以血祭破其灵性。

故事的结局带着几分悲壮与神秘——先民们依言施法，杀犬祭山，并将天折的婴孩葬于山腰以镇之。祭祀过后，山不再合，那条通衢终于在葳蕤蓝缕中修通。至今，狮形岭仍流传着“千人担，万人担，不如杀狗钉重钉”的古谣。这不仅仅是神话，更是先民在恶劣自然环境中开辟生存空间的血泪隐喻。

如果说古道传说是狮形岭朦胧的背影，那么青铜象尊的出土，则是它惊艳世界的容颜。

1975年2月，春寒料峭，村民张立林在狮形山挥锄造林时，一声金属的脆响，叩开了沉睡三千年的商周大门。一尊碧绿斑驳的青铜象尊赫然现世，它身躯敦实，长鼻高翘，凤鸟、虎、龙等二十多种动物纹饰繁复游走于尊身，通体散发着神秘而威严的王者之气。

作为商周时期的祭祀重器，象尊不只是一件盛酒的礼器，更是目前全国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最为精美、最为珍贵的一件。它的出土，将醴陵的文明史标尺一下子拉长了3800多年前，佐证了湘江流域在远古时期便是荆楚文化的腹地，文明之火，早已在此燎原。

事实上，文明的碎片在这里俯拾皆是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，狮形岭泥墙遗址便已重见天日。在这片四万三千余平方米的地上，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的石斧、石刀及印有雷纹的陶片。这些与江西樊城堆文化遥相呼应的器物，无声地诉说着：早在商周，这里便已有袅袅炊烟，是醴陵陶瓷文化的滥觞之地。

时光流转，沧海桑田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昔日的古驿道已化作今日的坦途。

狮形岭不再仅仅是传说的栖息地，更成为了现代产业的勃兴之地。芷江公路贯穿全境，东城大道如长虹卧波，将狮形岭推向了株洲融城的最前沿。仙侠电力机车配套产业基地的崛起，九道湾烟花、和盛包装等企业的入驻，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业活力。

从商周的象尊礼乐，到古道的马蹄声声，再到如今车水马龙的现代新城，近四千年的时光在狮形岭层层堆叠，那头沉睡的雄狮，已然在时代的晨曦中苏醒。

它抖落身上的历史尘埃，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，奔向下一个辉煌。



狮形岭出土的象尊，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



始建于唐武德年间的天蓬古刹

隐匿在山间峡谷的九叠泉瀑布

文旅株洲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游天蓬岩

陈朝阳

大雪时节，竟无半分冬寒，反倒暖阳融融。如此好天气，正宜寻幽访胜，于是约上三五好友，同游天蓬岩。

天蓬岩坐落于攸县黄丰桥镇广和村的重岩叠嶂之间。清同治《攸县志》载，此地因山中洞深莫测，中有龙潭，泉出不竭，世传天蓬真人曾在此修炼而得名。

沿山路曲折前行，路旁一条水渠在岩壁上若隐若现。同行中恰有熟谙此地掌故者，便指着那水渠，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桩传奇。此渠名为“仙人渠”，亦称“伞把圳”。旧时，百姓耕作苦于无水灌溉，曾想在此悬崖峭壁上开凿水渠，奈何石质坚硬如铁，屡试屡败，徒呼奈何。一日，八山中的铁拐李云游至此，见百姓疾苦，心生怜悯，便将手中铁拐杖轻轻一划，坚岩上竟应手裂开，形成一道水渠，清泉汩汩而出。传说为山景增添了仙气，也让我们脚下的步履更添兴味。

置身山中，举目皆是青峦叠翠，空气清冽，鸟鸣清脆，恍若步入桃源之境。再往前走，便见左侧峡谷中一练飞瀑悬挂山间，如素色腰带，飘逸灵动。因其水流潺潺，缓缓跌落成九级，当地人便形象地称之为“九叠泉瀑布”。瀑布飞珠溅玉，在冬日暖阳下折射出迷人的光彩。虽值孟冬，峡谷两岸却不见萧瑟，依旧绿意盎然，各色草木舒展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山谷的苍翠与溪流的素白交相辉映，一切都那么自然相融，相得益彰。

山路渐行渐陡，终至一平坦之地。只见路旁龙头石雕正源源不绝地喷涌清泉，汇入一方石砌古井。泉水澄澈见底，不含一丝杂质。我忍不住用手捧起，浅尝一口，清冽甘甜，沁人心脾。井旁立有一块石碑，默然矗立，无声地讲述着这口井的前世今生。此井名曰“龙井池”，传说有乌龙潜于山底，吐纳云雨，方有此清泉自岩隙喷涌。泉水得天地精华，经千年岩髓浸润，富含矿物质，甘醇可口，古有“泉清如茶，水香似酥”之美誉。昔日百姓于此垒石为池，四方信众携壶汲水，络绎不绝，或祈雨而求，或往还于路。已亥六月，山洪暴发，一夜之间古池颓毁，满目疮痍。人们感念泉水润泽之恩，自发捐资、捐工、捐物，历时数月，终将龙井池重修一新，让这股甘露得以再泽四方。一块石碑，浓缩了一方水土的苦难与重生，读来令人动容。

自龙井池再上约五十米，一座庄严肃穆的古刹呈现眼前。这便是天蓬古刹，始建于唐武德年间，距今已逾一千四百年历史。千载风雨，几度兴废，后经当地百姓不断修缮，方保存下如今的模样。群峦环抱中的古刹曾是佛仙圣地，佛教泰斗陈健民等远近高僧都曾在此修行。殿中高悬一方“盛世云龙”匾额，相传为清乾隆十九年，攸县县令在此雨时亲笔所书，墨迹间犹见当年祈盼甘露的虔诚与愿景。

穿过古刹，沿石阶继续上行，便来到一个天然溶洞——龙王洞。此洞由雨、风、狮、龙四洞串联而成。甫一进洞，一股寒意便扑面而来，洞内地形复杂，石笋、石钟乳在幽光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奇景。也难怪在2004年，中国地质考察队便将此地确定为典型的国家级地质公园。

而在龙王洞旁，更藏着天蓬岩的另一大奇观——方竹。矮矮的竹林，生长于灌木之间，走近细看，其形甚奇：竹竿上圆下方，棱角分明，且每一竹节都向上生满尖刺。同行者介绍说，天蓬岩境内有三十余亩方竹，为世所珍稀。每年农历七月生笋，八月成

工、捐物，历时数月，终将龙井池重修一新，让这甘露得以再泽四方。一块石碑，浓缩了一方水土的苦难与重生，读来令人动容。

自龙井池再上约五十米，一座庄严肃穆的古刹呈现眼前。这便是天蓬古刹，始建于唐武德年间，距今已逾一千四百年历史。千载风雨，几度兴废，后经当地百姓不断修缮，方保存下如今的模样。群峦环抱中的古刹曾是佛仙圣地，佛教泰斗陈健民等远近高僧都曾在此修行。殿中高悬一方“盛世云龙”匾额，相传为清乾隆十九年，攸县县令在此雨时亲笔所书，墨迹间犹见当年祈盼甘露的虔诚与愿景。

穿过古刹，沿石阶继续上行，便来到一个天然溶洞——龙王洞。此洞由雨、风、狮、龙四洞串联而成。甫一进洞，一股寒意便扑面而来，洞内地形复杂，石笋、石钟乳在幽光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奇景。也难怪在2004年，中国地质考察队便将此地确定为典型的国家级地质公园。

而在龙王洞旁，更藏着天蓬岩的另一大奇观——方竹。矮矮的竹林，生长于灌木之间，走近细看，其形甚奇：竹竿上圆下方，棱角分明，且每一竹节都向上生满尖刺。同行者介绍说，天蓬岩境内有三十余亩方竹，为世所珍稀。每年农历七月生笋，八月成

竹，金秋时节，新绿旧翠，交相辉映。凉风掠过，修竹摇曳，飒飒作响，于清静中透着一股超凡脱俗的刚劲。

此竹亦有灵性，似乎只钟情于天蓬岩的这片水土。北宋徽宗崇宁年间（1102-1116），攸县人彭天益任大学博士，在回籍宗皇帝提问时，曾以“金柑玉版笋”来描绘家乡风物，其中的“玉版笋”，便是指这天蓬岩的方竹笋。据说他处移植，皆难成活。2004年，长沙某生物园曾从天蓬岩移植十五株方竹，终因水土气候不同，无一幸免。想来，这方竹便是天蓬岩灵气所钟的独特造化了。

山风徐徐，竹林婆娑起舞。沿龙王洞上行，青树翠蔓，蒙络摇缀。一株百余年的古枫静立于林中，冠盖如云，气势古朴庄重。它见证了天蓬岩的沧海桑田，人事代谢，唯有它与这片山林，相伴相守，情深不渝。

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山河静美。天蓬岩之游，所观者，是山奇水灵、草木葱茏的自然之景；所感者，是仙人传说、古刹梵音、泉井新生的厚重人文。这一草一木，一泉一石，似乎都浸润着故事，流淌着灵气。这趟大雪时节的暖冬之行，收获的不仅是满目风光，更是一份与自然、与历史跨越时空的深刻共鸣。

株洲文脉

文脉千载是茶陵——《湖湘文库》背后的耕读回响

段立新

站在书店的一隅，目光抚过那套巍峨如山的《湖湘文库》。这套由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组织，汇聚四百多位专家学者心血，历经十一个寒暑编纂而成的大型丛书，无疑是湖南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全套丛书七百册，近四亿汉字，分甲乙丙丁四编，浩浩荡荡。甲编四百四十五册，辑录了上古至民国的湘籍人士著作及出土文献；乙编二百五十五册，囊括了今人对湖湘历史、风物、考古的深度研究。它是迄今为止，湖南出版界规模最大的地方文献丛书。

当手指划过那些烫金的书脊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属于“茶陵”的名字如星罗棋布般闪烁。李祁的《云阳集》、刘三吾的《刘三吾集》、李东阳的《李东阳集》、张治的《张龙湖集》、彭维新的《墨香阁集》、谭延闿的《谭延闿集》……

为何偏偏是茶陵？在一个县级地域，为何能涌现出如此多被收录进文库的皇皇巨著？

溯到历史的尘埃，当我们翻开这些书卷，听到的不仅是翻书声，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“耕读接力”。

破荒：从“荆蛮之地”到“进士之乡”

将时针拨回一千多年前，茶陵所在的湘东地区，在史书的偏见中仍是“楚越蛮荒”。这里开发较晚，经济滞后，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沉寂。《北梦琐言》中有这样一段酸楚的记载：唐代，荆南地区每年都有士子北上参加进士科考试，然而年年榜落无名，岁岁铩羽而归。为此，茶陵所属的荆州故地被北方士林讥讽为“天荒解”，意即文化荒漠。直到大中四年（850年），刘崧高中进士，才勉强有了“破天荒”之说。

然而，对于茶陵而言，真正击碎这层坚冰，迎来破晓曙光的，是晚唐复元元年（901年）的一位老人。

那一年，六十多岁的严塘人陈光问“擢第四名进士”。这是已知文献记载中，茶陵走出的第一位进士。对于茶陵人来说，他就是那位真正意义上的“破天荒”之人。

陈光问不仅是一位勤学苦读的士子，更是一位有着高洁风骨的寒士。史载他“治生方雅，不杂交游”。在那个“属国多故”、战乱频仍的晚唐乱世，高中进士的他并没有迷恋京城的繁华，而是做出了一个影响茶陵千年的决定——“复归旧庐”。他回到了家乡，隐居灵岩，一边躬耕垄亩，一边“教授生徒”，过着清贫而充实的教书生活。

正是陈光问的这一转身，为茶陵种下了

“耕读传家”的基因。他的事迹激励了一代代茶陵学子：既然陈光问能读出来，我们也能。民间开始尊师重教，乡民们即便节衣缩食也要捐资建书院、办学堂，延聘名师硕儒。

“农勤于耕，士勤于学”的风气，如春雨般在沅水两岸蔓延。历经五代十国、宋元明清的岁月沉淀，这股风气终于筑就了茶陵特有的文化传统。在这一传统的熏陶下，四十多座书院散布城乡，一百多位进士脱颖而出，茶陵终于从“天荒”之地，变成了人人郁郁的“进士之乡”。

著述：东山之下的刻书声

“何处书声漏晓声，沉吟不辍到三更？遥知士子勤磨砚，先见墙头晓见窗。”这首《太湖夜吟》，生动刻画了茶陵士子秉烛夜读的画卷。而在这些深夜的灯火中，除了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，还有一种声音格外清晰——那是刻刀划过梨木板的沙沙声。

南宋末年，茶陵东山走出了一位奇人——陈仁子。

他生逢乱世，义不仕元，选择隐居家乡，筑东山书院讲读授徒。但他不满足于此，他深知“书以传道”，若无书籍流传，道统难以维系。于是，陈仁子开了茶陵人著书立说、私家刻印图书的风气之先。

在东山书院的日日夜夜里，他以惊人的毅力，不仅编撰了《尹文子》《文选补遗》《唐史厄言》《牧豕胜语》等著作，更凭一己之力，校补并刻印了《增补六臣注文选》六十卷、《梦溪笔谈》二十六卷、《考古图》十卷、《叶十林诗话》三卷等浩繁书卷。

受其影响，茶陵士子不再满足于做书本的“搬运工”，而是开始成为知识的“生产者”。他们披荆斩棘，发明先哲的格言大义；他们寄情山水，吟咏唐诗宋词。据同治版《茶陵志》记载，从宋至清，共有87位茶陵学者的126部著作被载入史册。这些著作，有的论经世致用，有的谈性理哲学，有的抒林泉之志，它们构成了茶陵文化最坚实的血肉。

守护：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家族接力

书写不易，传书更难。在战火频仍、纸张脆弱的古代，一部手稿能流传至今，往往伴随着一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惊心动魄的守护。

翻开《湖湘文库》，茶陵石陂刘氏家族守护先祖刘三吾著作的故事，尤为感人肺腑。这是一场长达四百多年、横跨明清两代的文化接力。

刘三吾，明初大儒，被誉为“国朝第

一”。他的著作对于研究明初政治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然而，随着他的离世，文稿散佚的风险也随之而来。

第一棒，由他的玄孙刘谟开启。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，此时刘三吾已辞世七十余年。刘谟响应茶陵知县俞范的请求，毅然献出家中珍藏的祖先手稿。俞范将其编辑刊印，这便是已知文献中第一部刘三吾文集。

第二棒，是时隔一百零二年后的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，刘三吾的同宗后裔、进士刘应峰奉命重刊先祖文集。此时，刘三吾的后裔刘可述、刘可造再次翻箱倒柜，提供家中秘藏的遗稿。刘应峰以此为基础，编辑成《坦斋刘先生文集》，史称“万历本”。

第三棒，传递到了清朝。又过了两百多年，刘三吾的后裔刘映蕃在家族长辈的支持下，与同辈兄弟通力合作，历时整整十年，于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完成了《坦斋先生文集》的编辑刊印。这部倾注了家族无数心血的“乾隆本”，也成为了后来《湖湘文库》中陈冠梅老师校点《刘三吾集》时的核心底本。

这种家族式的文化守护，在茶陵并非孤例。火田蒲江人陈补、陈章等五人接力刊印先祖陈泰的《所安遗集》；舂舂人彭宜联合工部尚书刊印张治的《龙湖集》；秩堂石龙彭思春父子三人校订刊刻《张龙湖先生文集》；高院龙匠李氏家族刻印李东阳的《怀麓堂集》……

正是这些家族近乎执拗的坚持，才让我们今天有幸触摸到那些滚烫的文字。他们守护的不仅是几本书，更是一个家族、一个地域的文化尊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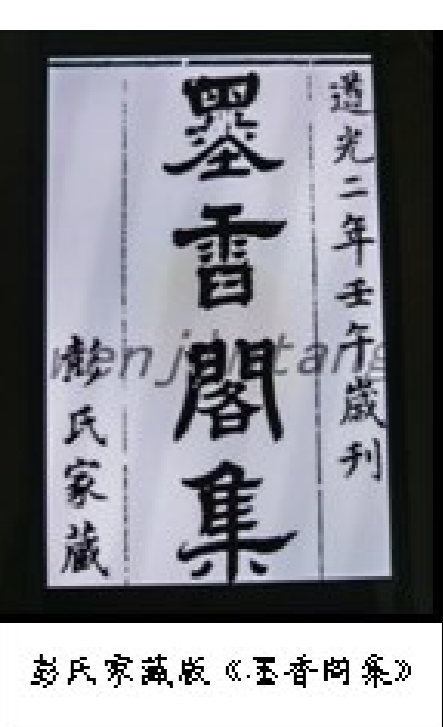
抢救：宦游游子的深情回望

在保存乡邦文献的队伍中，不仅有在乡的族人，还有宦游在外的茶陵籍高官。他们身居庙堂，却时刻不忘搜寻乡贤遗珍。

“茶陵诗派”领袖、大明首辅李东阳，便是其中的典范。作为高院龙匠人，他是前贤李祁的五世从孙。为了搜集族祖的遗作，他多方奔走。弘治三年（1490年），他将辛苦搜集的遗稿委托给吉安府知府顾天锡，由其重新编纂刊印弘治本《云阳集》，让李祁的清词丽句得以传世。

清代工部尚书、秩堂人彭维新，在任浙江布政使期间，于江南访书中偶然发现了乡贤张治的《龙湖文集》手抄本。他如获至宝，随即动员父子四人，以此手抄本为底本，精心编纂了墨香阁版《张龙湖先生文集》，填补了文献空白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彭氏家藏版《玉香陶集》